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溪集卷六

宋 李昴英 撰

奏議

端平丙申名除大博賜金奏劄

臣聞興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善覘國者惟觀諸此人主以其履之身措之天下質之理敵之心焉道侔盛際庶幾同符事襲衰季將至合轍考古驗今斷斷不易有天下者宜知所决擇也恭惟皇帝陛下資不

世出志大有為五三登閎一蹴可到然欲祈天永命而雨血告妖如晉承康識者有劉石之憂欲復恢境土而戎馬踐淮如宋元嘉江右凜荷擔之懼襄峴失而江陵孤三山潰而夔門危祖宗區宇將半陸沉億萬生靈重罹塗炭大勢日蹙通國懼亡自去冬以来然矣陛下自視今為何時反觀行事果皆通治之道否耶夫勢之安危反掌易置理之當否亘古不移陛下儻若慨然於興王之規模惕然於亡國之龜鑑必蚤夜以思凡是理所

安人心所同者皆治之基也則如趙康莊不可趦趄而
進凡壞常戾正咈衆狥己者皆亂之階也則如避陷穽
惟恐詿誤其間聖賢明訓若揭科條設違其言罔不取
敗臣謹昧死為陛下陳之酣嗜峻雕未或不亡此謹身
之戒也陛下嘗因明禋之天變而撤樂嘗以誕節之震
雷而輟宴益深自警省矣是或抑畏於遇災之時恐易
怠忽於己私之累縵立望幸之衆易至移人天錫飲量
之洪寧免過度作無益則玩物喪志營不急則宴安易

懐錫賚之數無涯宮庭之費不會此衣布冠帛之時毋曰貴為天子不得一舉手足也此坐薪嘗膽之時毋曰惟辟福威玉食也陛下儻念三陲之民轉徙無依必不忍適一己之安逸儻思多難之際日不暇給必不肯汩聖躬之清明娓脫簪之諫周室所以中興堅覆觴之志晉元所以再造此豈甚高難行之事哉無法家拂士者國常亡此用人之戒也陛下選拔言官多釆直聲或俾再入間由外擢其寄耳目也重矣而切於救國者疑其

矯激忠於報上者謂其好名絶江而歸無復諭留之虛文與郡以出似非優待之美意何以奬犯顔之直氣已頓殊導諫之初心年来人物凋謝存者幾何正當愛護豈堪頓挫不容過闕致抱没身之恨朝野悼嗟皆有殄瘁之憂守輔郡者人方喜其名而成命竟寢賛幕府者衆皆惜其去而列疏未俞聖主本無厭薄忠良之心中外竊有疎忌賢者之惑陛下儻念國所以存僅此一脉必使臺諫得以盡其言儻思强本折衝在乎衆正必使

莊士得以伸其氣衛多君子國未可量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豈無益於人之國哉亂其紀綱乃底滅亡此守法之戒也陛下非不恪遵先朝之成憲而干請為撓非不故使臣下之奉命而威令漸輕給舍繳建節之濫而終莫回大臣進除擬之目而不盡用近習乘間而宫府非一體旁蹊捷出而政事或多門宸札叮嚀闗虎未分制書符移東閣弗顧賞罰無章功罪奚别法制不立軍伍㭊驕朝廷之政本未清軍國之威權幾褻自昔陵夷鮮

不由此無紀綱而周之祚微有憑藉而唐之命永可不監哉四維不張國乃滅亡此厲俗之戒也陛下欲洗濯士心而意向未明欲旌崇節義而風厲未至權臣孽息褒榮加渥羣憸雖斥簡記弗忘上之好惡或偏下之趨向必異昧進退之義者不恤人言倒善類之戈者勇犯不韙挾敵自固欺誕無忌求得欲縱躁競愈滋平居習為頑頓無恥之風臨難必無仗節死義之士國何利焉尚名節而東都之祚延賤名檢而典午之禍作可不懼

哉閱興亡之大無出於四者安危之機當决於一心陛下以今之為合古之法跡其所以致治監其所以名亂者取舍殊途瞭然而易見也我高宗皇帝間關六飛基圖萬載中興鴻業貽謀具存焦思先吾身之詩放宮嬪損服御之詔諫官所言多寡置簿以考函對不及闕失降秩以懲大臣勅令内品責軍令狀而上為改容親筆戒以軍法而外閫震恐諂諛之人不使厠身於班列振拔名節以起士氣之委靡宏規懿範最為切近陛下有

志中興能循高宗之治法則亦古之治法矣臣願陛下赫然發憤幡然改圖念祖宗土地不可尺寸與人屬披輿地圖之志毋使人有幾如是而不及郢之歎當如炎紹之初敵至必戰毋悠悠歲月而自誤於不可信之和也大臣開誠布公鞠躬盡瘁屏常程之碎務以澄心靜慮移堂除於吏部而一意籌邊當如李綱以去就爭天下大計毋徒曰鎮之靜也士大夫當如宗澤所謂非臣子安居美食之時共攄主憂臣辱之忿各辦趨事赴功

之心毋徒覩風景而感慨也邉臣當如劉錡所謂背城一戰於死中求生而併力拒敵毋徒靠撒花以為緩圍之策也君臣上下共惜分陰共商緊着日課其事月計其功常若勍敵之在前常若禍至之無日庶幾無秋高塵起之倉皇而取襄葺蜀固淮之規模立矣臣區區憂國之心不識忌諱陛下裁赦取進止

公未奏劄子聞上曰前此五羊之寇卿能縋城諭賊可見膽略公奏云疎遠小臣辱陛下簡記豈勝感激

公奏第一劄讀至愧脫簪之諫周室所以中興上曰
多事之時正當以中興為法讀至贊幕府者人皆惜
其去而列疏未俞上曰日來士大夫多尚虛名而無
實用公奏云名者衆之所推予也亦宜留之以懈物
望與其使之在外不若使之在内讀至臨難必無仗
節死義之士上曰士大夫全少氣節公奏云亦在上
之激昂耳
嘉熙戊戌銜命勉諭崔相田朝奏劄

臣聞儲才宜預捜才宜博雖書生之常談實今日之急務也强敵挺禍浸淫累年去冬之變尤可痛心步騎纔二千而潼益不支哨馬或數百而淮郡已震碎我城邑縻我赤子其来莫拒其去罔追非彼實强由我自弱國之無人甚矣臣嘗妄論洪水懐襄而伯禹能平之虎豹犀象而周公能驅之自古無不可為之事荆尸後勁而敗於鄢陵鄋瞞長狄而敗於宋魯自古亦未有不可制之敵茍得天下之竒才斯能就天下之偉績田單一逃

難者耳守區區即墨而復齊七十餘城祖逖一司州主簿耳以千人廪募衆鑄兵而自河以南復為晉土非天下之奇才孰能辦此陛下近命臣韓燕制淮右布着已定機括已回沿邊將士前日之勃鬱者今吐氣諸寨豪勇前日之怨怒者今屬心臣韓亦當以單逖之功名自期求副陛下專委之隆江淮重寄體統漸有所歸列障廣莫分任須令可託代郡邊吏或當科瑣翰孰可代先科其人洞開胷襟容納衆長以為輔車之助此大閫責

也廣設網羅收拾羣豪以備重弓之需此朝廷事也淹恤百里猶晦鳳棲低回治中未展驥足州縣豈無遺才草廬卧龍深識時務褐衣捫虱劇談方略山林豈無遺才茍徒釆取於目前不思蒐索於度外毋乃示人以狹乎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於朝薦紳進人才之外申命諸路帥守監司各舉堪充沿邊任使者不拘限員明著其狀如先儒所謂某人能吏也嘗因某事以知其能之意博參公言精加考察或寘之殘破之地以觀其經理或

處之風寒之衝以觀其禦防不以資格拘之不以繩束待之必有非常之才出建非常之功矣栁開以文士請兵果能制契丹之部落虞允文以儒者視師卒能成釆石之駿勲安知今無若人乎惟陛下與大臣圖之取進止

讀至非天下之竒才孰能辦此上曰天下事有人才便可為近日更張帥閫卿亦知否公奏云陛下區處得宜切中事機讀奏劄畢上曰右相有來期否朕自

更化之初簡在朕心儀圖共治渴欲一見公奏云臣
崔輿之遐方一老辱陛下殊常之遇但高年久病而
又道遠恐未能上副陛下延佇之意上曰聞其年事
雖高體力尚强可勉為朕一出公奏云崔輿之居家
庭之間或可以勉强涉道路之遠恐難以驅馳上曰
卿近得書否公奏云此月初旬得二月十六日書云
云上曰可作書道朕切望之意勉其亟就道以共圖
匡濟之功公奏云謹當作書諭以聖意

嘉熙己亥著作郎奏劄

臣聞天變狎至所以仁愛人君也人言交進所以忠愛人君也天惟不言故告戒寓於災異臣當盡言故論諫出於憂危均為悟聖心之一機均欲扶國脉於一綫人主於此大惕懼而進德不已廣聽受而改過不吝則積憂啓聖一言興邦未可量也不然天人方愛助之屢在已無畏警之實則上下之望孫而莫之救矣若曰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此王安石所以誤先朝者在今日

可不深戒哉恭惟皇帝陛下聰明生稟歷數躬膺聖學精微聖度恢廣將與盛帝顯王而比隆益非中才庸主之可及皇穹眷命久而彌篤羣下歸戴誰忍負之陛下亟思所以仰承天意而俯愜人心可也然自往歲以來飛廉動威回禄扇焰雨雹流沴旱蝗為妖怒濤浸逼於都城列緯數愆於舍次一警之不悟而咎證疊見焉屢譴之不悟而大變異出焉是仁愛之已極且轉而為震怒矣畏天之威于時保之陛下所以應天者當何如哉

敬天之圖未必見於躬行親禱降禮乃及期而遽飭醮
祭之繁文若為感通奇衺之異教無乃瀆慢古人慮女
謁之盛而剪爪自責庇勳舊之罪而席藳南郊於嚴恭
之際未始狥虛文也陛下非無應天之念也然災至而
懼既久而忘能保此念之常堅否乎諫紙來上遹臣直
前輪班敷陳投匭徑達上而規切於清躬下而枚列於
缺政公論以為是則衆論無異詞前日以不用去而来
者亦不敢嘿是忠愛之所激雖批鱗有所不顧矣人之

多言亦可畏也陛下所以聽言者當何如哉拔山去佞猶或疑其心違如羹之和尚或議其貌厚邊臣輕視於朝廷言者凡幾而玩褻猶故宮掖不會於費用論者非一而節約未聞在昔御史條奏則宦寺亟歸於故郡一言感悟至謂高廟神靈使之於聽納之際未始留難也陛下非無聽言之明也然顧問雖詳施行實少能保此明之常新否乎夫天人之際本無二致人君之心當主一忱積此忱以消變推此忱以受言上下感通悉本乎

是今天下之勢亟矣吾國正憂元氣之壞强敵尚稽綏服之期兵弱財殫境蹙民散自非陛下發一悔心以感動彼蒼奮一勇心以主張公議將恐天下見異而鲁以衰仗馬俱瘖而唐以亂豈不大可懼哉臣願陛下充此悔而持之以敬不容一息之怠荒民天民也念轉蹙之可憂職天職也毋旁蹊之捷出陟降常在於左右戒懼如對於覿聞以吾之心合天之心庶可以轉禍而福矣充此勇而行之以公不容一毫之私意言及缺失不憚

於改行言及貴近毋過於回護以伸衆正之氣以杜羣枉之門即一人之心合千萬人之心庶可以易亂而治矣機括既回精神立起一念之烈旋乾轉坤猶之窮冬千林摇落一氣纔復何物不春力量大則功効速天下尚烏有不可為之事哉踈賤瞽言觸突膺聰惟陛下察而赦之

第二劄

臣聞邪正之用舍國家之安危繫焉於君子不可以過

疑於小人不可以偏信蓋君子直道以行骯髒難近而臨大節不可奪者斯人也小人詭遇求獲柔佞易親而誤天下國家者斯人也武帝不悅汲黯而黯能寢淮南之謀成帝雅厚張禹而禹竟稔西都之禍人主於用人之際可不鑒哉陛下無私如天地至明如日月臣下賢否如辨白黑可謂有知人之哲矣然於取舍不暇計也不然豈不容嘿之多後福何若為是強聒哉陛下可以察其心矣以得罪公論去以不愜物望去僅一二耳或

援麟周章而穹班非據或城狐依憑而美職如巂竊意陛下不過信其無他腸耳信其無顯過耳彼之操心惟知貪冒於寵榮而已於人國無益也萬一利害怵乎其前安保其不易所守哉陛下亦可以察其心矣今正論稍伸正氣漸復政陰陽消長之機也臣願陛下公道宏開私意盡克收人望重朝廷以示聖德之廣大遠庸邪清班列以彰聖斷之剛明則衆賢協和同心同德共壯國脉共起治功尚何孤立之慮哉惟陛下留神

文溪集卷六

文溪集卷七

宋 李昴英 撰

奏議

淳祐丙午侍右郎官赴闕奏劄

臣畎畝五年退居庸陋聖恩不棄叨擢郎闈萬里一来豈為榮進清光再望誓竭愚衷臣聞處難為之勢而有可為之機此天下之所望也當改為之時而無勇為之力此識者之所憂也葢機者矢之發而力者矢之至也

一發而未數步焉安望其能中哉以英明之君值艱難之運幸而諸賢翕集世道挽回人孰不曰此傾否爲泰之候轉危爲安之兆也海内顒顒日望一日規模未立效驗良賒一劑起九陰之脉而邪氣尚蠱於膏盲一籌活將敗之棊而取勝未工於後着不升不降決於此舉際切用力猶足扶持不然則所謂難爲者終付之不可爲是聽其淪胥而已豈不大可懼哉恭惟皇帝陛下鋭精欲治二十三年矣天災所警策而德日以進敵患所

嬰拂而慮日以深閱天下之義理熟而見日以精克而上之盛帝顯王不勞方軌乃者發乾之剛奮夬之決斥逐負國之權姦屏棄明私之醜類正路開闢化絃更張此一機也惜乎心術純白者天不憖遺阿匼取容者尸如克位以自顧年老子孫弱之心謀吾國以兩吏扶持之耄狀而贊萬機摸稜歲餘竟成何事陛下察其昏謬亟聽引去此又一機也此段論范鍾君明臣良可謂千古之遇合而宏綱機要未見一二之設施夫以太子之

少漆室婦人猶知隱憂陛下上繼列聖之炎圖親授寧王之大寶豈不欲隆萬世丕大之緒臣下進說今幾歷年前代明鑒援引略盡竊意陛下往來於心自不能以頃刻忘也小學内建茂淑宗英躬督課程日以為常閲之多則選必妙教之專則成必速而稱謂未聞少異中外豈能無疑事體最重固難草草以易談而大本所在詎可悠悠而不決故凡聖意之所向當使外廷之與聞胡不謀之二三大臣胡不謀之老成從臣儻盡愜於衆

情宜亟定於大計於以繫四方之屬望於以杜姦萌之窺覦何至遲遲之久而虛前星之次耶是陛下於正國本猶未勇也高宗皇帝曰朕懷此久矣卿言適契朕心非成憲乎此段論建儲杞鬼雖竄而德宗念之不衰盍不知其為姦邪也陛下大明當天魑魅焉逃遺其親者必後其君苟患失之何所不至陛下亦既灼知其凶悖矣似聞捐金置局厚結貴近潛伺上意動息必知以一人之獨惡恐不能終勝左右之交譽以三數端人之牢

拒亦安能盡絶餘黨之交通大抵小人之謀險而君子之術疎彼必多方以相誤因得求疵以藉口令出力為陛下扞禦外邪者如提重兵對勍敵萬一裏言浸潤淵聽動揺是開門納寇也處騎虎之勢者何所置身乎臣子事君禍福奚恤而宗社安危關繫非輕胡不明正其罪詔告天下以安善類之心而委曲掩覆養癰護疽耶是陛下去奸臣未勇也蘇轍曰黨與互進氣勢一合豈惟臣等奈何不得亦恐朝廷難奈何矣非後戒乎此段

論史嵩之王媼擁寶扇於斜封墨勑之時蓋由中宗之昏庸仇士良以毬獵悦天子使不觀書乃可以竊柄陛下清明在躬緝熙典學豈不知女子小人近之不遜曾謂舊邸之使令殿省之灑掃得以容穴鼠之干請恣城狐之憑依乎閹築鶴觀而土木之僭奢外設狡窟而踪跡之詭秘雖宸衷匪石婦口何施而勢焰熏灼趨者如市陛下不得而知也天下所少者忠臣義士耳老練宮人諒亦不乏又何必玩視人言而不勇於抑絶耶計臣

莫塞其溪壑之欲而終代去鎖闥聲言其以挺之罪而不盡行雖威嚴若神斷無假借而朝夕褻近巧於逢迎日漸月漬恐有時而轉移矣履霜堅氷由來者漸烏可謂其未至於大肆而不勇於禁束耶慶歷上東門之押出恐見其人祥符重入内高品之刑而一時忻慶可以為法也此段論吳知古事無急於此者克此心之力而勇行之則其餘可次第舉矣厥今事會之來無涯而事力之窮靡底要必如創造之刻苦豈宜襲承平之故常

留一弊袴專待有功韓昭侯猶能之獨不能撙裁宮掖之費以助戰士之賞乎匹馬殺往周行寇壘晉明帝猶能之獨不能振厲用武之志以作六軍之氣乎為宰相者當自任棟梁之重毋曰畏避形跡而徒勤細務為執政者當助成推車之勢毋曰分聽任責而不相為謀為給諫者當各奮鶚逐之忠毋曰宣諭有旨而言不敢盡張浚曰人主一心合天何事不濟所謂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人主之心一為嗜欲私溺所移則失其公理矣

舉錯無有不當而遠人之服臣願陛下堅定力於上每事揆之公理以求合天心諸臣協忠力於下相與持之正道以共消厄運庶幾興起大勢漸至小康苟不強為善而諉曰時難豈不孤天下生靈之望耶狂戇小臣不識忌憚惟陛下裁赦

第二劄

臣竊觀今日邊用無藝而民力垂罄時艱未靖而人物晨星州縣凜焦熬之憂臨事興乏使之歎豈天地之藏

有限而土産不足光岳之氣已分而竒才頓稀耶臣妄謂今日欲培養根本莫先於久麾節之任欲網羅英俊莫先於寛資格之拘雖書生常談而切實救時之策無以易此輿圖非舊仕版日增循資序者皆可得一州一縣之寄執權衡者豈盡知孰臧孰否之真闕不多而求者紛如予不審而奪之亦亟或一歲而屢易或旬月而驟更新舊送迎動費累萬貪夫席捲甚至掃空民之膏血吮啜靡遺國之命脉緩急何恃可不亟思所以救其

弊乎臣以為宜從臺諫公舉廉能之士可以為監司牧守者大臣攷其已試而納之夾袋有闕必以此選補焉治績顯著則稍進職名而仍使因仕歲月寖久則擢寘班行以昭示奬勸數年之後庶幾在在稍有餘蓄民力少紓矣千人之羣必有拔乎千人者萬人之聚必有出乎萬人者謂天下果乏之才是厚誣當世也欲共扶緩弱之勢宜大啓功名之門而今日之仕進者苦於遠次而觀光難困於舉削而通籍難壯盛之年駸尋而晚暮劬

殺之氣銷蝕而巽柔幸而一遇焉而精神筋力已衰矣又有抱負奇偉而終身不遇者豈不甚可惜耶臣以為宜令帥守監司各舉其屬之賢且才者明著實跡勿徇私情大臣衆之物論以取其尤異覈之都堂以觀其人品使條陳當世之務以覘其器識如果可采則稍出資格之外或委之邊面風寒之地或置之錢粟浩穰之場真才實能必有以自見他日膺隆委勝重負者於此乎出其有益於國家豈小哉高宗皇帝諭宰相擇監司郡

守皆使成資以省送迎之費又嘗因臺臣言資格太拘
有曰使有豪傑之士雖自布衣峻擢可也是皆中興之
良規惟陛下與二三大臣圖之取進止
上曰卿去國幾年奏云臣以嘉熙三年叨福建庾節
以臺臣劾去上曰是彭方第一劄讀至猶足扶持上
曰此全在大臣輔國讀至以兩吏扶持之耄狀而贊
萬機上曰范鍾年老廢事亦多奏云范鍾老而且懦
讀至以建小學茂淑宗英上曰朕於小學之教極留

心讀至大本所在詎可悠悠而不決上曰其年尚未讀至胡不諆之二三大臣奏云此國家重事湏與大臣叅决不可使宦官女子干預上曰自是讀至捐金置局上曰果有置局之說否奏云臣聞之國人之言皆然陛下當先絶蹊逕使無以自通讀至以安善類之心上曰如何區處奏云如近日臣僚所謂或欲毁麻或欲勒令致仕皆可行上曰此則不可已與宮觀但不用之足矣奏云如此恐中外之心愈疑望陛下

更作區處使聖意明白讀至氣焰薰灼趨者如市上曰朕未嘗容之干政不知外間何以有此說奏云臣來自道途已聞人言籍籍若非陛下決意抑絶使内外明知之則人意愈見紛紛異日書之史册亦為聖德之累讀至履霜堅氷由来者漸奏云范曄作東漢宦官傳贊亦引大易履霜堅氷之戒葢謂漢末宦官之禍因漢君不能防微以至於此上曰固當防微杜漸第二劄讀至貪夫席捲甚至掃空上曰貪吏未哉

一至於此未見有廉吏者聞陳愷亦廉是否奏云聞其人亦清約讀至數年之後在在皆有餘蓄奏云如方大琮在南海頗與士民相安百廢具舉而清苦自將故能積羨錢近四十萬緡治績爲諸鎮之冠其人又時望所歸者宜召用之以示激勸上曰如果有竒才當不拘資格聞廣中斡腹之傳如何奏云臣本欲作一劄敷陳此事然事關機密恐播傳於外上曰極是極是因奏云云上曰已令徐敏子去體探奏云此

事須是純實可托者方可信若喜功生事者徒知為一身功名計又恐别生事說則不惟廣西受弊必欲通廣東之兵財而兩路俱受其弊矣上曰沿路來如何奏云沿途蠶麥皆熟雨暘時若更在陛下增修聖德使天意常順又問外間有何所聞奏云臣之所聞已盡見於奏劄中矣

淳祐丙午十月朔奏劄

臣聞人君之心必無愧於天人臣之心必無負於君葢

人君履大位有四海皆受之於天容一念之私則為有愧矣人臣享高爵飽厚禄皆受之於君容一念之私則為有負矣厥今之大勢危急為甚蜀碎而淮殘兵單而財竭楮輕如毛民流如鴻農扈𪋛登而星變累形哨騎倏退而戎情叵測此正一人敬德以祈天命之時此正羣臣盡瘁以報國恩之時可不各盡其道哉恭惟皇帝陛下睿資髙明聖度軒豁日御經筵深研理要躬决機務熟知政體可謂不世出之英君矣然察之時機良可

隱憂雖靠人謀全望天助猶祈能感動何耶陛下試端坐而靜觀凡平日一念敬忽之殊而上天之應如響斯答隱顯無間其不可誣必道心主一而不制於人心陽明常存而不滓於陰濁成湯聲色不邇貨利不殖蓋恐人欲一勝則天理必微陛下神明之舍果皆對越而無愧否歟宇宙之大民物之衆所恃以立者公道也臺諫所以主國是委曲而宣諭則非所以養直氣名器所以待賢才輕褻於內降則非所以塞倖門黄門之依憑假

托或未能峻其防朱邸之非意干請或未能裁以正是皆牽於私情而未契乎蒼蒼者也臣願陛下舉動一事凜凜然常在帝之左右將見天心悔禍庶可以轉危為安矣揆路爰立以其有朔望也政地延登以其久引恬也二臣之策孰不以協志併力共濟艱難之期然寬者畏縮而欠大事自決之力量狹者躁急而有互失不和之氣味周頤以無斷為柔惡以猛隘為剛惡蓋事未必可為而強為私也事到當為而不為亦私也胡不弦韋

其氣質之偏而乃矛盾於議論之異中持兩可者又復差池鼎足承君責望謂何貌厚而心不然言甘而情不孚是皆未免角立之私豈不孤陛下委寄之隆乎方巨姦傍睨要杜其來豈宜同室之操戈邊燧未消盍嚴其備烏可同舟而秦越猝有警急人各異議豈國家之利哉況不靖之徒交鬭其間嫌隙生於囁嚅蹤激起於縱臾二三大臣不咸而國不競其負吾君又甚矣臣願陛下申諭大臣俾之去私見而徇公家釋小嫌而就大事

則扶顛持危庶乎其共濟昔高宗皇帝曰朕在宮中聲色未常經心只是靜坐内省求所以答天意者此可為陛下法張浚趙鼎本相善如兄弟因二家賓客離散遂至失歡此可以為大臣戒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文溪集卷七

文溪集卷八

宋 李昴英 撰

奏議

除正言上殿奏疏

臣生遠迹孤學膚識狹陛下拔之疏散俾綴諫曹聖恩如天誓圖報塞臣拜觀國史范鎮擢知諫院即上疏曰陛下置諫官者所以為宗廟社稷計也為諫官而不以宗廟社稷事陛下是不知諫官之任也拳拳之忠首以

正國本為言臣何人斯詎敢望鎮萬一於忠國愛君之職分則不敢不盡焉臣聞正天下之大本貴乎豫定天下之大計貴乎果三王家天下其初心豈專為子孫地所以弭爭端於未萌杜厲階於未形而欲措斯世於久安耳副貳早建所以繫海内之望成謀堅凝所以釋人心之疑詎容一日稍緩哉恭惟皇帝陛下誕膺寶歷光紹鴻圖惟天惟祖宗豈私於陛下將以垂統無窮為萬世開太平者望陛下也春秋寖盛蒼震尚虛羣臣懇切

文疏而力陳四方傾耳翹首而聳聽幾年於此矣陛下環視而未有定向遲回而不輕一發事大體重於謀始宜謹非常情所能測識也邇者謁饗宗廟駁霧劃開惟天之眷惟祖宗之靈默贊大計隨灑宸章選納猶子嘉名寵錫聖意丕昭朝野鼓舞神祇歡悅然雖有舉棋將定之喜不能無羽翼未成之慮臣於此時叨被親擢事莫此為大謹以三說上瀆聖聰惟陛下垂聽焉一曰正名文帝即位初年有司遽以建太子為請令不可謂早

計矣歷觀往昔當璧而拜之觀惟神之所予有心無聊之歎惟人之所付是皆牽纏已私不克斷制陛下此一盛舉蔽自聖衷度越前古出於同氣天屬為最親儲以繼體人道為極順倘或猶豫能不動揺名號未正恐無以塞從旁之覬覦體統未一恐無以收衆望之歸向謂宜亟正青蓋車之制佇聞日重光之祥侍膳問安自此全天性之樂主器承祧足以衍國祚之長天下咸曰吾君有子矣則宗廟社稷之福也晉安真王之封宰臣請

以冠屬籍高宗皇帝曰可便為皇子此陛下所當法也
二曰保養保其身體列職周官養於掖庭有漢故事挺
生岐嶷之質猶在髫稚之年必先葆固其天和庶可自
貽於哲命昔人有嗜鮑之動戒有王契之嚴惟所關所
繫者不細故防微杜漸者至悉出入起居寧衛防之過
密饑飽寒暑必調適之得宜此天下之大器也豈止於
櫝拱璧培桐梓之譬哉謂宜專屬禁闥之尊曲加撫摩
之愛宮人之老成謹厚者左右彌縫之奇袤側媚之人

不得與乎其間則宗廟社稷之福也高宗皇帝因大臣

宫人可託否之問有曰若不先擇宫嬪可慮之事更多

陛下所當法也三曰教道道之禮義周過其歷傳之刑

名秦祚遽危葢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古者有禄教

有齒學莫不於其初而漸漬入之是必妙選於師儒所

當涵養其德性毋徒事章句之末技毋但拘講誦之常

程俾善言正行日接於見聞非心邪念不萌於方寸則

凡朝夕宴處之際無非薰陶淑廸之功又當擇臣之有

物望者時視其德業之進因以為內學之重他日恭敬温文發達於性資孝友仁愛著聞於中外則宗廟社稷之福也陳俊卿每入必傳經啓沃且殫諷諫之益陛下必得若人而委之輔導可也厥今時艱未靖國勢未强陰邪譸張於肘腋之間敵氣滋熾於邊庭之外消弭奸黨鎮壓羣疑全在此着臣願陛下上念祖宗付託之不輕下慰生靈徯望之甚切决意建置無墮因循億萬載無疆之休實根本乎此惟陛下留神取進止

論史丞相疏

臣末學陋聞誤蒙睿知擢聯翠幄獲執麟經日昨進講至魯隱公二年鄭人伐衛因考寤生之無主其惡根於城潁之寘母以為世之大不忠皆大不孝者為之夫子無其位故誅奸臣於直筆陛下操必罰之柄昭懲惡之公儻不孝於親且將不利於國者幸免焉此豈聖人作經有望於後之明天子之意哉臣曩在嶺海間竦聆陛下雷發英斷山拔巨奸至於窮陬僻區之人莫不歡呼

鼓舞日以俟謂之渡崖碓之徙新也踰年而秪聞二三邪黨之貶羽翼雖剪元惡未除天下已共疑而切議矣臣今夏造朝首乞明正渠魁之罪聖意尚需遲而欠决容德天涵或以其未終喪姑有待焉今服闋近在於旬日而官刑未舉於司敗人言籍籍通國皇惑臣而隱嘿言責謂何臣竊觀昔之所謂四凶者非如後世大奸劇惡之甚也投畀魑魅舜豈少恩葢小人束險梟狡乘間輒發一旦得志則君子必被其禍生民必罹其毒有不

勝窮者操之已戚戚古且然嵩之譎詐貪婪狠愎殘忍罪浮於四凶前後白簡之所擢數皂囊之所鳴攻既詳且悉臣不敢更瀆天聽大抵其挾敵要君如秦檜其嫉賢妬能如李林甫其陰害忤已者如盧杞其藉權寵厚背積如鄭注其與近習盤結如元載其穢行醜聲如楊國忠其匿喪不持服如李定其懷寀相不足為之心如宗楚客人臣有一於此皆宜在誅絶之科况身兼衆惡乎去位家居日常嚙齒握拳書空擊地憤憤然規復出

以快報復私布駁傳於道路多設狡窟於京都賂貴近以覘伺人主之言動結浮士以刺探中朝之議論羣不逞為之耳目為之爪距者在在布滿也鴟梟秉暗鼉鼉睍昏磨虎狼之牙噴蛇蜮之沫意欲何為哉鄙夫患失無所不至萬一通神計行回天力到必將懲前日之輕失積邪心而動於惡無所不為矣此天下之巨蠹潛伏而未發而曰此不復然灰耳可懼哉又況國本漸定正要保持堅決為宗社計人望稍聚正要協比聯固為世

道計歲事少稔正要涵潤蘇息為生民計小人之根未去宗社之危安世道之升降生民之休戚關焉利害曉然而未即加罰或謂陛下外示寛洪之恩意中寓覊縻之微權卒有緩急或堪倚仗又臣之所未諭也葢自陛下收攬大柄親決萬機以来區畫邊防亦未嘗失事機人才陛下之人才兵財陛下之兵財自有而用之若大臣降心相從商量恰好天下事豈難辨集彼小人者於謀身則周密於謀國則架漏已試明驗大略可覩矣臣

側聞陛下有對越高廟神靈之詩有姦邪終擯斥之句則知定見不惑定力不移決不至來外邪以壞局面然化絃更張亦既久矣而大綱領猶未正大機括猶未定此一事顛末未備恐無以垂汗青詔後世陛下亦嘗思及此乎章惇纔免父喪便提舉洞霄宫俄而得政遂嘯兇儔毒善類爲國厲階往轍可鑒臣愚欲望陛下俯從輿議獨運精剛亟頒宸札寢嵩之服闋與宫觀之命仍削官爵遠竄荒裔使羣陰掃跡衆正伸氣於以安人心

於以壽國脉天下幸甚取進止

貼黄論史丞相

臣昨論奏史嵩之姦惡罪狀皆國人之公言今既累日未蒙付出欲乞陛下决行宗社大計早賜區處恭俟睿斷

列奏史丞相疏

臣等各有疏論列史嵩之罪惡俯伏俟命未蒙報可遂具劄白之二三大臣冀其容勿開陳近聞陛下宣引宰

執必有商搉在朝莫不懽躍聳聽竄責共驩之命又累日矣嵩之得罪宗社得罪綱常通國一辭謂宜誅絶而陛下遲回至今罪名未正當明主可為忠言之時而感動之難如此豈非臣等敷詞未能真切不足以開悟淵聽耶豈非二三大臣無非畏避不肯盡情以告陛下耶又豈非諸大臣國人皆曰之公論不足以勝阿諛之口耶臣等竊謂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諫而不止又敬不違乃職分當然謹不避鈇鑕聨合以請欲望陛下察臣

等拳拳愚衷出於為國早賜處分以前所奏付外施行
儻臣等屢言不行而强顔憲地豈不上負陛下之親擢
下負海内之責望乎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再論史丞相疏

臣聞蘇軾曰祖宗委任臺諫養其鋭氣借之重權所以
折姦臣之萌也姦謀未成猶當亟遏絶之既滋蔓矣除
惡本或不力焉豈祖宗設臺諫初意哉此臣所以早夜
以思忘寢與食也臣昨疏列史嵩之奸狀將涉兼旬屢

入催奏未聞制可聖意淵深外庭未孚始相顧而疑今相語以憂矣陛下一則曰保全大臣二則曰保全大臣惡盈其貫顯灼昭白天地鬼神所不赦陛下獨委曲包容惟恐傷之聖度恢恢前古未有臣何敢不將順然事有害大禍深與吾國勢不並立者則寧有犯無隱求不負聖門之訓乃所以不負天子也夫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相須之義然也嵩之包藏禍心竊據相位不以事天事陛下而視國家如仇此凶人耳罪人耳復

以大臣待之可乎自其漏我師期於是乎有京洛之敗假挾北使於是乎有邀索之辱導敵入寇於是乎有淮甸之禍是為賣國之賊臣席卷部内之帑藏囊括諸路之利源借國用匱乏之名𨁽販貨易籠歸私室富且數倍於國是為蠹國之盜臣給諫宰掾朋分雜布以障蔽人主之耳目以竊弄人主之威柄是為擅國之强臣科抑太繁而民怨券給不均而兵怨扼遏摧沮之過甚而士大夫怨是為誤國之姦臣抽移江上之軍入補周廬

之額用意殊叵測向非陛下洞燭邪姦力拒不納且將為害國之亂臣矣大臣以道事君者也嵩之凶悖姦詐陰險忮毒於臣道何有齊豹位司寇作而不義春秋書之曰盜嵩之尚得為大臣乎孟子曰無君無父是禽獸也以若所為尚不得齒於人類尚可以謂之大臣乎天下者祖宗之天下所以植億萬年本根者深且固而嵩之日尋斧斤焉雖肆諸兩觀未足以上慰祖宗在天之靈踰兩年而罪名未正陛下寧不動心於見宗廟之時

乎陛下剛健中正與天同運儻以姑息為至仁以不斷為盛德是有春而無秋有雨露而無霜雪雷霆非天之所以為天也臣於嵩之無纖芥之怨發於忠憤不容但已苟利社稷一身之禍福所不暇計欲望陛下盡取前後臣下所言書疏參考其不道之本末亟賜睿旨併臣先所奏付外施行使天下臣民明知去邪之真意千載而下竦服鋤奸之偉斷臣退而瀆犯天威之誅死無所恨區區血忱惟陛下察之

理宗御筆

昨史嵩之預乞掛冠今已從請可從所守本官職致仕已降宫觀指揮更不施行

論帝屬貴臣不趨早朝奏劄

臣二十一日綴四条官起居因俟候奏事竊觀帝屬之班稀踈為甚赤墀步武殆類晨星退而詢問則知邇者常条或秖一二人趨趍夫鳴玉曳組鵷列鷺行以進退朝廷之禮貌也冕旒端複威顔咫尺而着定在前尚多

曠闕欲門庭之外事事整肅難矣陛下大昕而南面雖
隆寒不憚貴臣或連日不望清光理恐未安昔人有盛
服假寐者有駐車待漏者夙興匪懈自是臣子分內事
況清晨一覲而退他無職業儻復於此忽略豈一德尊
天子之義乎輝輝覲明聖濟濟行俊賢唐人形容早朝
之盛若此陛下正朝廷百官要以心為本欲其平旦清
明敬心油然而生非但貴其僕僕拜起以修容貌釆章
之美也臣以為其間眞有釆薪之憂不能造朝者當察

其情至於無他故而屢不至焉是則豢安成惰可不畧加警策乎欲望陛下申儆有位使咸造在朝庶幾人心不玩主勢益尊所以肅朝儀而振朝綱亦非小節也

文溪集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溪集卷九至十三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泰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　鎔

校對官中書臣蔣　寬

謄錄監生臣曹方昇

謄錄監生臣劉天綸

文溪集卷九

宋 李昴英 撰

奏議

淳祐丙午十二月正言奏劄

臣聞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孔子論事君之道曰勿欺也而犯之人臣納君於道秖當辨事之是非據理之可否必其美而後可以將順如其不善則不可以逢迎以責難為恭以非道不陳為敬若夫視指意而

遷就覘辭色而轉移則是詭隨容說而非忠愛其君者也世之砥柱特立者常少桔槹俯仰者常多得喪交戰於其中操守易變於其外人主設或喜脂韋而疎骨鯁愛迎合而惡拂嬰是導之從諛也孰不俛然惟上意之所欲哉原其初心亦不過求以固位而已求以希寵而已遂至於誤人國家事有天下者奈何忽安危之大計而遂邪臣之私情乎漢之禍成於張禹對成帝之一言唐之禍基於李勣對高宗之一語自欲保其家而忍於

負國自欲存其身而忍於欺君此固佞臣之罪亦二君素不能容受謇諤固應有此也國朝兵不如漢富不如隋土地不如唐而鴻基駿業與天地並恃有直言讜論以為元氣耳有為宰相而補綴裂奏以復進者有為執政而爭事立庭下不去者手詔趣書讀語甚峻而八上章竟寢其命者給舍也以彈疏之煩見厭而上前自訟求罷去者言官也手引上衣使復就坐決其事者員外郎也上不以犯顏逆耳為奸事事付之公論而私意不

行下爭以披肝瀝膽為忠事事決之正理而身計不恤一脉之壽以至于今陛下俯接臣隣威顏天霽樂聞剴切德量海涵人臣遭逢明主而不能致諸三五之登閎則為有負然往往多逢迎而少正救工揣摩而畏觸突陰摸稜而欠直截以可為忠言之時而猶若此豈非陛下於忠佞之間好惡未明白歟臣妄謂今之世不患無文墨之士而患無氣節不患無議論之士而患無骨力不於平時奬勸招徠激昂砥礪而遇事責其奮不顧身

何可得哉故論事無所避則臨大節而不可奪也依阿以求媚則臨難而苟免者也至於陽附正論内懐二心緩急又烏可保哉陛下静觀而審察則無不洞見其衷藴矣昔汲黯有内多欲而外施仁義之語武帝殆不能堪而不冠不見最為嚴憚且期以古社稷臣之事觀人如武帝庶乎得其真矣臣願陛下於柔佞者疎之絶之忠直者親之信之得如黯數十輩布之朝廷為吾國之倚仗他時宗社終必頼之區區愚忠惟陛下留神

論陳樞密疏

臣聞罪莫大於背國惡莫大於庇奸兩地之重職為大臣一言之發關繫不細倘或立異論以沮大計懐私意以昧公非羣情為之動揺衆口從而噂沓良由心術頗僻識見猥庸用過其分不覺呈露事既關於宗社責難逭於簡書臣切見通議大夫条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陳韡自負膽畧亦鋭功名江閩討寇雖屢書勞妄殺平民頗多枉濫後來調兵過江之輕舉遂至匹馬隻輪

之不返志廣才疎前功俱廢且莫當於一面尚可望其遠猷陛下念其久閑擢之近輔兊思所以上答主恩下副人望可也理財專局略無設施褊性狠態時復妄發此猶未足深責也國本始定神人所同喜䧺獨出語不遜識者駭愕奸相負罪神人所同怒䧺猶盛稱其孝識者忿之陛下决天下之大計去天下之巨蠧斷自聖心超越前古身為執政不能從容賛乃持論悖謬如此心事可知矣夫沮抑普安之事非秦檜之奸不敢為而

營救蔡確者雖以范純仁王存之賢不免黜罰臣採之
公論皆謂韡之叨塵已極刻其猜忮嗜殺使自得恣流
毒必廣斥去為宜臣舊嘗為之屬不敢以私情廢公法
欲望陛下察其非忠退之以禮職名藩寄華其暮途爰
示寬恩之曲全式彰清議之不貸使臣子各厲忠純之
節天下明知是非之公實世道之幸取進止

嘗閲近世言行録載知院陳公韡行狀一段云先公
侍郎任汀州推官澂軍變陳公時為指捕使嘗欲劾

之後居言路遂劾陳公以報怨噫有是哉世所謂行狀皆各家子弟自為之辭非信史所載不足證也先公侍郎初筮汀推不過一寮屬耳郡政不在手何以激變此乃郡守陳公孝嚴實激之為叛卒所執辱幾殞厥軀先公挺身為之排難公論在人不可誣也使激變果出公手捃捕公縱不見劾郡守豈容不聞於朝以自白此理甚明觀其詞曰嘗欲劾之而不果如是則當德之不暇又何怨之云且臺諫為天子耳目

官朝廷選擢委寄非輕所言皆社稷大計若區區為報私憾之地小丈夫尚恥為之先公大節表表而肯為是耶況先公之於陳公本無纖芥之憾行狀所云欲之一字特曲為之詞耳既無是理必無是事私門紀述姑以文過豈可使先公受誣於地下而千萬世之人受欺於曲筆故不得不為辨正孫除明識

論趙京尹疏

臣聞國朝舊制不以宗室居宰輔以其有逼近之嫌也

其為慮遠矣畿府號衆大之區委寄隆重有利權有兵柄有狡黠健悍之徒為之分布奔走是雖非宰輔之位而權力過之縱使處是職者果宗賢且難久任益積威積惠之深人心所重在彼非國家之便也今有帥雄縶之地涉嫌疑之跡而頑然不知引退者衆情皇惑人言權故事優昇職名遣鎮外服不惟國本安固可以一人心之趨向乃所以福與毖於安全之地亦親親之仁也小臣不識忌諱罪當萬死惟陛下赦之取進止

繳奏劄子

臣一介孤遠誤蒙睿簡擢之諫職非由大臣薦進舉朝共知臣朝夕自厲惟知報君父惟知衛社稷惟知利國家一身禍福且不暇恤雖聖諭亦不敢阿順詎肯俛受他人風旨哉臣今早上殿讀第一劄將畢陛下問臣次劄所論何人臣以陳韡趙與𥲤對天語再三止之令不須展讀臣辯說移時聖意堅執倍力亦不許納奏劄秪得跼蹐而退緣臣所言二臣皆於國本有關既切宗社

皆是國人之公論臣所職者言若置之不聞而捃摭瑣碎以塞諫紙則物議交責臣何顏立於風憲之地乎謹不避誅殛連元本繳進欲望聖意察臣愚衷秖是為國非出於胷臆之私特垂省覽亟賜付外施行仍乞睿旨放臣歸田里寳荷聖恩保全之賜

寳祐甲寅宗正卿上殿奏劄

臣聞人主之心必有大警悟則天下之勢不患其岌岌然甚矣東南輿圖寖非全壁之舊吾國事力何異埀罄

之虛外侮内攻之多罅百孔千瘡之畢露如居敗屋東撑西柱於疾風苦雨之中如駕漏船左支右吾於汪洋驚濤之上此非出一奇所能振起亦非變一法所能維持也治亂存亡之基全在人主之心此心雖微而萬世基業四海生靈關繫甚大出理則入慾去私則進公上而為三代之隆此心也降而為陳隋之季亦此心也自古艱危之世豈無可以挽回之機括其君迷而不復迄無儲然改易之良圖遂致圮壞竟難收拾迺若穆王荒

於馳騖王業幾殆然一聞祈招之詩其心止焉而周鼎重矣武帝毒於征伐海内已虛然一下輪臺之詔厥心悔焉而漢祚復矣一念之勇不俟終日力量之決坤轉乾旋穆王猶得享國百餘年武帝且不失為七制之賢而況不為二君者乎恭惟陛下天錫勇智度越古先日就緝熙獨得道要昔人主之退君子也有棄置終身者陛下洞察其忠則不旋踵而收用昔人主之惑小人有專任而不疑者陛下既知其姦則或斥或貶略無留難

明習久而利害周知密察精而是非立決和顔樂受於
苦言每事悉從於羣議此天下臣民所共贊詠以為不
世出之主也臨政願治餘三十年宜盛而有衰之形宜
治而有亂之兆災譎頻仍帝怒未息流離愁恨民情寖
睽強隣窺伺敢據戶庭之間鋭旅侵凌近在股肱之郡
楮不行而錢幣竭物踊貴而兵民貧事事駕漏色色窮
空症候轉危景象愈蹙陛下深居九重雖聞知而未必
盡知也人情隔於耳目之所不及者易疎而日親於左

右者易入陛下固勤勞於時艱而有可娛之具陳於前則有時而縱固焦勞於外懼而無可駭之言接於聽則有時而怠陛下揆之心前乎幾嘗悔艾而復懈幾嘗憤發而復沮人欲終能勝天理陰濁終能勝陽明所以為此之累者必有由矣故言湯之美者首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而繼之曰改過不吝湯自責之辭曰女謁盛歟苞苴行歟湯曷嘗有是而惕然恐其有此其所以為聖也西邸厚藏瓊林充積竟成何用秖為亂階孟軻謂國

之危由交征利臧孫達謂官之敗由寵賂章其言至此
遂驗可為後世戒臣去國八年重違闕下意謂陛下學
力益深義理益熟聖德日躋弊事日除而籍籍塗巷之
切議彰彰封疏之數陳迺無異於疇昔殆有甚焉此臣
之所甚駭也陛下非不知普天率土皆吾藏富之所區
區外物於清躬何補而認為己有哉如聞北司竊弄藉
勢招權掖庭嬖妮憑寵干請倖門四闢賄徑多蹊前者
得而後者慕名藩巨鎮視如探囊好官美職爭欲染指

無恥之頑因應瀾倒嘗自愛者亦復效尤豈所以杜羣枉厲四維乎雀鼠之訟亦徹宸聽蟣虱之吏上煩聖決至於修內司之獻助取浙東西之上肞所過需求凡謂騷擾不幾於下行有司之事與民争利乎文昌八座執政之儲也以處恩澤倿之瑣庸卿監郎闈侍從之選也半是王家之子弟外爲郡國之麾節類多戚屬之膏粱政事既非其素閑民物何從而得所進有德以尊朝廷選良吏以安田里其庶乎夫私情勝而後女謁行私愛

牽而後愚意褻一私膠固始猶根蔕旦旦行之明知其非而安之以為常事人人言之明知其是而玩之以為常談内降多而視中書為奉行文書之官節貼宣諭多而待臺諫為奉承風旨之地世當承平猶不宜有今何如時私意感召乖戾應之為兵戈為雨淫為潮決極而為開元末年宫中之怪識者隱憂焉陛下不於此時大警省大懲㣲亟思所以轉移之而待何時乎不使馮野王為顯官恐人議其私後宫親屬漢元帝猶能之郤光

超以中使受繖而被罪其徒悉棄所獲於山谷唐德宗猶能之詔以別貯錢物以所占陂田歸之有司唐文宗猶能之數君皆庸主也曾何足道陛下聰明神聖可以為堯舜而不能勇於為善豈不甚可惜哉歐陽修曰枉費財物利悉歸衆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朱熹曰有私用而後有私人有私人而後有私財二臣之言明達的切似為今日發臣顧陛下思祖宗付託之不輕念國勢阽危之已極克己如勝敵窒慾如防川戒謹恐懼無一

息之間斷精粹純白無一毫之瑕疵痛懲前失猛剗宿
弊如人之久病力救幸而有瘳多方防其復作陛下悔
過之心既堅上天悔禍之心必速則外患潛消天下事
可以漸就吾之條理矣不然君臣不悛以樂玩憂將有
如唐晉季世之歎可不懼哉臣又謂正心以正朝廷百
官者在人主而格君心之非則大臣責也故都俞而有
吁咈焉將順而有正救焉縱未能使人主嚴憚正之於
念慮未萌之先亦當與人主相可否審之於命令將出

之頃酌以道義參以人言從容啓沃必求其是庶幾上可以感動淵衷下可以愜服羣望倘遵奉之惟謹而規正之不聞國何賴焉或告唐憲宗曰德宗自任聖智不信宰相而信他人使奸臣乘間弄威福憲宗曰朕幼在德宗左右見事於得失當時宰相未有再三執奏者皆懷利偷安卿輩亦宜用此為戒當力諫不已勿畏朕譴怒而遽止此又陛下所當責之大臣者也臣拳拳憂國之忠不敢少隱惟陛下留神

乞罷幸西太乙劄子闕全文

其略曰方四郊多壘此正卧薪嘗膽時湖山在目日渉游觀道路頻還駕還必暮意料之外事非一端

乞行御史洪天錫劾閹寺之言疏闕全文

其略曰今歳以来天變頻仍正當修人事以應之倘人事又變是以變弭變天怒何從而釋耶臺臣非他官比今以劾寺璫而去紀綱紊矣是非易置去留倒施人事之變孰大於此疏入不報

再疏乞與洪天錫俱貶闕全文

其略曰邇來北司專恣日甚一日他人不敢言察臣天錫獨言之俄而觧言職以去中外莫不駭愕始天錫登朝臣實薦之如不行其言乞俱貶公遂與御史俱出國門

文溪集卷九

文溪集卷十

宋 李昴英 撰

書

上鄭丞相書戊申九月乞免知韻州

昴英楷題既竣不敢瑣碎儀式恐貽溷瀆之譴首乞釣照昴英疎遠之踪狂迂之性不識事體沙斥固宜自歸三逕杜門掃軌誦習故書求以克去氣質之偏獲逭謫徙已為萬幸安敢作榮進夢忽叨誤渥予郡起家聖天

子乾坤同量不棄螻蟻之微廟堂包荒不遺葑菲之賤得之如鷲感深以愧自合奔走奉職少見寸尺以贖往愆實縁一春行役衝雨濕感風邪百疾交攻精力全衰偷安泉石間尚可以徐徐療治倘冒焉當繁劇之任必至敗缺不惟身計之誤而誤國之罪大矣心之精微畫在免牘謹録副申呈五羊去天四千里馳單一往返動是三閱月而虎城重地宜亟選長才所以不避誅殛繳回省劄者蓋欲一時而遂所請非特為身計實為公爾

計也欲望鈞慈爲之容啓於冕旒之前庶幾小臣真切之悃獲徹崇高之聽收回成命畀以叢祠使進退稍安不得罪於物議其榮過於二千石多矣此身未填溝壑他日尚能蹈刀鋸鼎鑊以報國恩干冒鈞嚴不勝戰惕之至

與秘書徐霖劄子戊申

某去臘束擔出六和塔朝士送者才四執事其一也相與促膝攢眉語至暮而後出别後忽十閱月懷賢耿耿

一食息不能忘也四千里跋涉春晏方抵弊廬杜門掃軌一字不敢出門故於畏友亦一例似疎絶邇者聳聞大聲疾呼之疏上排衣徑歸天子灑翰大臣聯札清班追挽竟不能回天馬之馳向來首揺冰山已立羅浮四千丈之上此舉前無古人又在祝融峯九千丈之巔矣卓乎髙哉不可跂而及也已敬歎敬歎某婆娑三逕熟復故書麤得静味忽誤渥予郡起家乃與重名同一除書廁衊形於王側頗覺羞愧聖天子天地其量超軼古

昔恩寵殊常本不敢控辭私念平日受教菊坡公講明出處最不草草深懼得罪清議為先師辱故以真實之悃寫之免章切度公朝必見察可以遂所請凡可以開發者幸不鄙相去三千餘里無從握手傾倒倚風惘惘乞為偉器自愛不宣

與廣帥徐意一薦僧祖中書

某數年不到羅浮夢寐見之近招寶積僧祖中來出餅中阜錫泉烹石樓新茗共談山中事清風忽起坐間飄

飄然如行飛雲頂也某歲在甲辰兩遊羅浮至必住旬日山廣大深遠不可窮而山中人絶少道人則有王寧素年八十餘碧瞳炯然照人頭陀則有祖演年高過之髮色如黄金僧可語者僅僅斯人耳此大夢德因之子而克肖者也將辭歸中閣必欲識意一而後去渠無他求必有異乎人之求者風雨如許政齋閣焚香静坐時試延之前使呈露所蘊必不能諼具眼得聞侍郎一聲歸山林作話柄竊度其所求不過如此而已進之退之

惟所以命

與廣權帥邱廸嚞治盜書

某晦藏林谷不敢與聞戶外事每荷龐漢陽先候之屢且懼杜周甫寒蟬之誚有聞而不以告終愧於心民吾同胞也況父母之邦之民乎方此上下疑懼之時某儻以利害不切已而不知恤桑梓之人交責以義無以自立於父母之邦矣夫治盜固貴於嚴尤貴於審惟非盜或遭横戮而真盜未必能獲此賊盜所以滋多也前乎

嘗聞途人之言曰某人以姓名同而捕某人以盜賊之親屬而捕幾人善良也亦皆捕未幾則某人斃矣某人梟矣某人截手足而死矣心甚悼之而悔不先以此聞徹足下伯仁由我而死之念至今不忘日來所聞又有甚焉盖官司捉賊不容不倚辦於隅總而為隅總者類皆小人不識道理但知憑威勢為姦利安知人命之為重往往半公半私以快其所欲或宿怨之未償或厚需之未厭或黨與之所仇陰嗾使之甚其誣揑送於官彼

覬厚賞者利於俘數之多略不分別躬自訊鞫窮極慘酷誰不承伏雖分麗諸獄然羣有司非卓然自立者未有不承望風旨自為身謀何敢可否於其間足下以疾惡之心視已成之牘則皆死有餘罪有非其實情足下烏得而知之利歸於小人謗歸於足下使足下知之必不肯輕於筆矣自清遠兇徒日就擒獲則足下之功亦偉矣必不藉此區區數輩以張功狀非通猺而為通猺非賊而誣以賊豈足下之本心哉今士竊議於途什什

伍伍鞾慼私語而某於朔旦固嘗面言其略既而聞用事者有遂非之意恐足下竟為憸巧轉移草菅斯民虧足下之盛德某連日思之食不下咽寢不安席私念此身非僥倖一官家在城市安保此禍之不及也惟視人猶已之心噤不一語安乎故盛服焚香籲天而布此札稍有一毫私心天地鬼神其誅殛之惟足下是非之間審之又審謹之又謹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使平民免於屠戮于門之陰德豈易涯邪某狂妄之言至此極矣

不敢復有言矣若足下不以為然而不加之意則是邦之民遭此厄會某抑末如之何也已惓惓愛助之心惟足下其察之

狀

辭免知贑州狀

照對某淳祐七年十二月初九日凖當年十一月空日尚書省劄子備據某狀辭免繳回差知贑州省劄十一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并元省劄付某者殊渥仍

頒微躬無措某切謂榮寵逈人情之同欲威令宜臣子之欽承矧閑廢而得州合馳驅而徇國伏念某最凉其分不競於才咸謂之迂非剸裁之敏手而有斯病由憂懼之熏心字對眼以如遮事轉頭而隨忘曾是可當於劇任冒然繳納於除書雖不加以方命之誅猶例待以具文之遜量已莫裨於世用籲天更積於衷忱控告廟堂奏徹旒冕憫此柳蒲之脆質許其香火於真祠二千石起家之除不為棄物一再偃循墻之避庶附全人所

有省劄二道寄留廣州軍資庫未敢祗受須至申聞者

辭免除福建提刑狀

照會某淳祐八年正月二十二日準淳祐七年十二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李某依舊直秘閣除福建提刑劄付某者異恩沓至小己若驚伏念某起自單寒最為綿薄樗櫟散材之無用豈適時宜草茅習氣之未除易與物忤内徒汙於班綴外何有於民庸僥榮頻越於分涯未老已成於衰証怔忡多忘視聽難真一障承流尚慮

駑疲之弗稱列城折獄自憐黽技以奚堪敢貪斧繡之榮懔有針氊之懼莫裨國事徒速官刑仰祈寧路之奏陳特畀祠庭之閑散倘必待其曠敗而後加汰斥孰若察其真切而早賜存全退處山林庶可療采薪之病稍遲歲月不敢辭蹈刃之難所有省劄寄留廣州軍資庫未敢祗受須至申聞者

請謚李韶方大琮狀

昴英竊惟端平更化當時言官皆上親擢修名直節翕

然可稱令其存者悉已顯庸其歿者悉已節惠獨有內翰端明殿學士李公韶右史寶謨閣學士方公大琮節行立於朝功德著於民乃聲實彰著人所共知者且其官品皆應命謚而既歿數年易名未舉非闕典歟昴英待罪奉常不敢自嘿竊見李公韶自為太學博士已有直聲方公大琮早登高科服勞州縣三十餘載耻及權門人知二公卓然有立迨蒙拔擢感激思奮聲猷相繼至今若存李公韶為臺諫侍從為詞臣出入數十年間

彈擊姦孽呵斥近侍明辨和戎之非乞正首兵之罪權姦挾君柄國則援春秋世卿之法以攻之權姦服除子祠則帥從官合詞以奪之其辭名命率是經年其居要塗無非去日其知道州則葺元公故居録子孫於學提泉舶則盡卻兼司非額之宿例治臨漳則極言遺使秤楮之弊端其清名勁節終始不衰方公大琮居言路侍右螭兼詞掖不一二年首疏明綱常再疏正君心斥舊璫之蠱媚抑後宮之濫恩建明國本則乞立內學以重

教養愛惜時望則力與給舍爭辯是非奴才守邊者禠之重名器也揣摩得官者革之息邪說也其將漕福建舉行荒政賑糶有方寬弛鹽政與民均利移節嶺隅首尾五載潔白自持恩威並著訂正釋奠禮則取淳熙新儀按其服器而一新之舉行鄉飲酒禮則沿中興舊典本之以儀禮而屢講之買田入濂溪書堂節用創備安四庫增補軍額而盜賊不敢犯境禁買南物而蕃買至為立祠其英聲茂實內外如一嘗觀狀李公之行者曰

忠厚純實平粹簡淡於人物無臧否而遇事敢言無所避忌而狀方公之行者亦曰謙和冲澹奉已約薄閒居不見喜怒之色至其立殿陛爭是非凜不可犯始李公在臺端劾内侍女冠方公以言官請故相罷兩疏同時聞者聳動謂仁者之勇會明禋免相李公除權工部侍郎方公亦除起居舍人是其制行同志尚同出處進退皆同而其未及盡用也亦同昴英每念人才難得晚節難保若二公者生為名臣殁為全人稽之典禮宜得美

謚以明公朝勸善之意是用轉聞於上

文溪集卷十

文溪集卷十一

宋 李昴英 撰

判

太學果行齋學生蔡順孫等劄子乞差充鷺洲書院學賓職事判

太學生蔡君順孫舊識之於南海别去兩年矣忽偕其弟源來訪於贑亦太學生也文皆倔奇可觀而丰標灑落傾一座如雙璧相照映使人起敬問其衣何以墨則

曰有母之喪也問其所以來則曰為貧所驅也昆季方淹恤而不憚遠役豈其得已哉且致辭曰鷺洲書院有學賓無限員監司帖差前此甚多願得此以餬口庶專心學問也昔范文正居憂嘗掌學事令欲為書院泛職於理無礙況書院之設政欲儲四方英俊相與講貫以上庠之士乃屑預籍其間亦可謂下喬矣不猶愈於其他濫吹者乎照所陳帖差充鷺洲書院學賓夫所謂賓者當以客禮待之每月錢米宜加優厚少俟服除即參

太學亦非久糜廩稍者也

蠲除受納官事例錢判

朝廷置倉受納苗米所以給諸軍月請計民之産而取之甚非得已也民之輸官剜肉補瘡豈其所樂哉官員吏卒每石立為定數而誅求之不知作俑於何時沿襲既久目為常例吏卒小人不足責也官員自有俸禄差充坐倉董納亦職分中事乃公然取受略無愧怍習以成風所在皆然而錢數未有如江西之多也故於未開

倉之前爭營求為受納官上官或委之私人明言照顧之盜有一年在倉而獲數千緡者此錢何從來哉皆民之膏血也當職起自閭閻久知此事思欲一洗陋俗去臘承之攝郡未欲便行改易姑止將苗倉事例錢自官員至吏卒痛加裁減雖所減之數若不多然積而計之民之蒙恵亦不細令年次第開倉所合先期告諭士自一命以上皆當以愛物存心臨財毋茍得必義然後取士非吏卒比也上件錢既令甲所不載委是違法而誘

曰有例受之安乎為士夫不自貴重乃下同於吏卒其
人品亦可知矣今一時同官亦多端潔好修之士豈甘
自汙下特前此未有人說破故為受納官者未能自拔
於流俗之中耳今自開倉日為始監納官並不可接受
分文事例州家每月自有添支錢會一十五貫文儘可
以供入倉飲食之資若能洗手奉職革弊察欺自當剡
薦以示旌異其吏卒等人且照去年榜文裁減數目不
得過取分文仍不得故作邀阻因而索覔如招詞許定

行決配攬戶仰照官司除去官員事例一項減價接攬不得欺瞞鄉民如違重作施行案只令備榜仍報提刑司遍牒本路軍州一體施行

發妓孫惜回南安軍判

當官籍妓使終身不得復為良人非盛德事也本司昨見阿鍾之詞益念婦人無知一犯不韙則妓之是無以開自新之路此塗通判之擬未敢以本官施行為是此亦忠厚之論也今覩本軍所申則孫姓婦人元是路妓

散樂因公吏盜官錢游其家事發係籍則其人先已為不籍之妓矣又非可以有專夫者並論籍之似不為過本軍以為此事有關名分在本司何可固必雖然為路妓人則其身可以東西南北逐食為妓則老死於其土而不得釋如鳥之入樊籠魚之在盆盎見其他鱗羽翔泳於天寬海濶之鄉健羨而不可得仁人君子見之亦必惻然令從申將孫惜押回本軍留之縱之惟地主所命已照施行

革榷酤弊判

官釀則弊積於吏卒之侵欺難於遽革以漓薄强人飲而售其直官之取利奚安民之受害未艾稅酒民甚便之而所收難以豫計則郡計有不足之慮至於城外拍户尤要區處得宜不然則前日之耗於吏卒之蠹者所失猶少而稅酒之後耗於奸民之隱蔽者所失更多始謀要當謹重審詳不宜草草須是商量利害到底爲一定而不可易之論方可見之施行不然則朝行夕改徙

為紛擾觀陳事宜共一十八紙會計出入之數闗防内外之弊討論裨助之策亦可略備今專請塗通判集两司僉廳商議取所陳切當者次第之詳為規畫立定格式庶幾經久可行而不可變此非止為一時計若行之而官民俱便則聞於朝乃百世之利也切望同寅留意早有成説

行狀

崔清獻公行狀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家貧力學自奮先廣士有當試成均者率憚遠不行公毅然勇往既中選朝夕肄業足跡未嘗至廛市禮部奏名廷策極言宮闈皆人所難言擢乙科廣人由胄監取第者自公始歷潯州司法淮西檢法官皆有守法持正之譽改秩宰建昌新城素號難治公始至歲適大歉民有强發廩者公折其手足以狥因請自劾守大異之開禧用兵軍需苛急公悉以縣帑收市一毫不取於民和糴令下公依時直躬自交受民

自槩不擾而辦爲諸邑最趙漕使希懌令諸邑視以爲法且特薦於朝他司相繼論薦時相欲留中公不就通判邕州薦者咸以爲訝勉公使留公不可諸公申其請有旨與在内陞擢差遣公抗章控避乞俟滿而後受從之邕守武人惟苛刻御禁卒無狀相率爲亂公時攝賔陽聞變亟歸叛者將擁門拒之公疾馳以入執首亂者戮之縱其徒不問闔郡帖然擢守賔陽提點廣西刑獄甫建臺徧歷所部二十五州大率皆荒寂之地朱崖隅

在海外異時未嘗識使者威儀公至父老駭異諸郡縣供帳之類一切不受兵吏不給券携緡錢自隨計日給之停車決遣無項刻暇獎廉劾貪多所刺舉風采震動名除金部屬金人南奔邊聲震恐淮東密邇故汴朝廷謀將帥難其人除公直寶謨閣知揚州安撫淮東公言邊釁已開相持六年凡所措置大抵虛文從事宜擇守將集民兵以固基業除公工部侍郎尋加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使公言實邊斯可安邊益州為四

路心腹惟恃錢穀厚於他郡軍興帑庾告匱宜厚儲積
以壯邊陲拜疏即行初安丙檄西夏夾攻金人不克敵
乘勝數入邊蜀大擾丙薨公便宜度劔以鎮關表除公
制置使盡護西蜀之師西北二國合從攻鳳翔叩鳳州
借糧於我公條畫事宜密授諸將隨宜酬答謄榜諭陜
西五路遺黎俾築塢自固倚我軍為聲援建言成都灘
瀨險遠艱於漕運立運米常格奏行之自是兵皆足食
蜀賴以全五年丐歸除禮部尚書公輕舟出峽徑歸五

羊自是不復出矣築室所居之西偏扁莉坡刻韓魏公老圃秋容淡黄花晚節香之句於門塾葢雅志也公之門無雜賔連帥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一問外事端平乙未二月摧鋒叛兵自恵陽擁衆扣州城郡守曾治鳳宵遁官吏羣造里第請公登城公肩輿至開諭禍福又遣門人李昴英楊汪中縋城親諭之其徒俯伏聽命咸欲釋甲以歸而倡謀者黠甚以嘗害博羅令懼不免相率遁去入據古端州以自固俄有旨依舊

端明殿學士廣東經略安撫使兼知廣州公即家治事
區處條畫揣摩調度動中事機名兵四集賊一戰不支
聚其衆於苦竹嶺窮蹙乞降公命分隸降卒於諸軍而
戮其桀黠者俄拜參知政事八辭不受踰年拜右丞相
上遣中使促名命守帥彭鉉勸請又命郎官李昴英銜
命而至遜辭凡十三疏上知公志不可回詔即家條上
時政公手疏數萬言上皆欣納家藏御札七通有文集
若干卷其文明白謹嚴家大酉書其端曰東海北海天

下老亦有盍歸西伯時白麻不能起南海千載一人非公誰公善知人平生薦引惟游侶洪咨夔林畧魏了翁李性傳程公許後皆為公輔公嘗度飯閣留題詞蒲澗清泉白石恠我舊盟寒里人釆其語立公生祠於其地及薨贈太師謚清獻初公持節廣右見於施行者維揚倅高惟肖録梓曰崔公嶺海便民榜珠崖之人又編次其罷行擾民之政曰崔公海外澄清録在蜀人繪公像於仙遊閣與張忠定詠趙清獻抃並祠號為三賢淳祐

甲辰廣帥方大琮祠公與張文獻九齡於學號為二獻

文溪集卷十一